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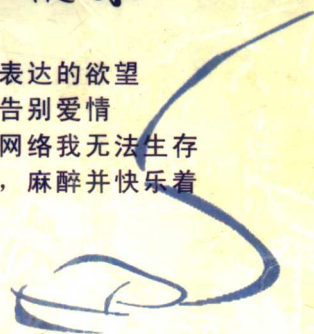
非常网文·网络女作家的秘密花园

非常假期

吴过 主编

与美眉一起快乐

何 从 写作，仅为一种表达的欲望
尚爱兰 焚尽天堂，然后告别爱情
玫瑰灰 昼伏夜出，除了网络我无法生存
仪 琳 聊天室沉浮半生，麻醉并快乐着



海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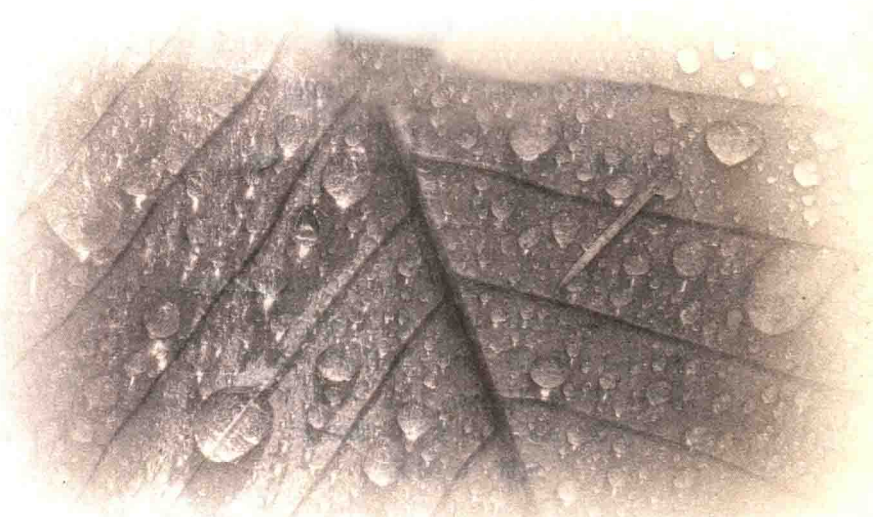
非常网文·6

艺园

目录 (91) 目录 (91) 目录 (91)

非常假期

吴 过 主编



吴过主编 吴过主编 吴过主编

吴过主编 吴过主编 吴过主编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假期/吴过主编.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1.4

(非常网文·网络女作家的秘密花园)

ISBN 7-80654-438-0

I. 非... II. 吴...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4329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 htph. com](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 林星海 封面设计: 刘 晖

责任技编: 王 颖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 (0755) 2720730

深圳市彩帝印刷厂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200 千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6.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何从文档

- ▶▶ 非常假期
- ▶▶ 数学问题
- ▶▶ 惊魂水晶夜
- ▶▶ 卷首玉照
- ▶▶ 最安全的男人

何从,女,本名顾叙,双鱼座。
1998年涉足网络文学创作,投稿的第一家网站是“榕树下”。曾担任上海青年报bbs都市童话版斑竹,目前为文学网站编辑及报刊特约撰稿人。

经常出没地点:校园天空网bbs、星伴、原创广场、纯真年代等网站。投稿比较多的除“榕树下”外,还有中国文学网、橄榄树、清韵书院等。

个人主页:www.hecong.com。

个人文集:中国文学网(http://cn.tom.com/wenxue/zuopin_txt/zuozhe_index.php?auth_id=13)

电子信箱:hecong222@citiz.net

hecong@rongshu.com。



目 录

何从文档

- 3 --- 非常假期
- 24 --- 数学问题
- 46 --- 惊魂水晶夜
- 54 --- 卷首玉照
- 72 --- 最安全的男人

尚爱兰文档

- 79 --- 永别爱情
- 98 --- 焚尽天堂
- 107 --- 给一个救我的理由(随笔十四篇)

目 录

玫瑰灰文档

- 143 ---- 盘湾故事
- 176 ---- 罐头爱情
- 185 ---- 与头发无关的

仪琳文档

- 223 ---- 致命的诱惑
- 232 ---- 风中逝去
- 244 ---- 宿命结局
- 261 ---- 巧克力人生
- 273 ---- 最后的恋爱



非常假期

他就穿着平脚裤，裸露殷实的胸膛从外面开门进来，手里是麦当劳的纸袋。食物很香，可是他的嗅觉失灵。

屋子里全是她的体味。

噯，他轻轻地叫。没有听见任何回音。

床上 Notebook 打开着，上面的文字正渐渐地转变为屏幕保护程序，那些海底的危险动物在肆意地游来游去，长生不老似的。

他脸上的青春痘还没褪去，下巴才依稀有点绒毛。

她不在那里，可是他看到满地的揉为一团的稿子，打印机里的油墨还没完全干透，那些文字就因为排队和组合没有依照她的口味而惨遭弃绝。

他轻轻地笑了，他看到她旁若无人地光着身体坐在写字台旁，那张写字台是很陈旧的二手货，可是他们还能买得起它。用来安置唯一值钱的 Note-



book，有时候他和她觉得彼此都是很便宜的人物，至少电脑里积存了他们的一些无处可去的文字，可是在各个 BBS 和文学网站里能看到他们的键盘手迹。只有被展示和被阅读的快乐，没有面包。

她管他叫面包，那是他的 nick。

面包王子，他喜欢这样自称。有时他也管自己叫道具，舞台上没有人会注意可是必不可缺的道具。

对于这个时代正当青春的他们来说，生活里每天都充满着悬念，每一天都是一集故事，在生命里的某个光阴里准时播出。爱情变得像新鲜的面包一样，每天成批地出炉，然后在另一个时刻开始八折出售，她就在那里坐着，没有睡眠。他看到她正用老式的铅笔刀小心翼翼地切割着一块橡皮，他的用旧了的铁皮铅笔盒被弄得乱七八糟，脏而旧的帆布书包被她压在臀下。

切割橡皮的时候有一种很好极好的手感，好像在这样的切割过程中，心会暂时地安定下来似的。他上课觉得没劲或者觉得那个老师婆婆妈妈的时候就喜欢切橡皮玩，切成橡皮片、橡皮丁，然后又变成橡皮丝。然后没有地方可以切割了，他就开始感觉浮躁。开始想念她。像想念尖利的刀刃轻轻划过香软的橡皮的感觉。

她这时回过头来向他笑了笑，说你回来了？我可饿死了。

然后就是两个饿死鬼。风卷残云到桌上只剩下橡皮片、橡皮块和橡皮丁。

别把它们也给吞了，她开心地咯咯笑。他俯下身飞快吻了她一下，然后开了音响。

想听什么？他放进的是一张老式的胶木唱片。

任何的，只要这屋子里有点别的声音就好。现在满屋子里



我只听到你的饭泡粥。

就像这地方我只闻得到你的体味。呵呵。

她淘气地嗔怒起来，一小块橡皮丁击中了他的额头。

他们已经在这间只有 10 平米的屋子里住了三年了。整整三年。

他还是用那个破旧的铅笔盒，像宝贝他那个掉了漆的不锈钢打火机。

她还能记得他们是在哪里认识的，为什么会认识的，只是具体的细节有点模糊了。她戴了那枚戒指整整三年，那是他用不锈钢圈磨细了敲块玻璃磨圆了用百搭胶给她加工成的。也没有谁怀疑那不是戴比尔斯的产品。

她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的一支玫瑰花，三年的情人节他都不在她的身边，可是每年她都会去邮局领一包东西，打开里面全是花店不要的玫瑰花瓣，她就用这些花瓣去填充枕头，或者铺满床单，在 15 日的凌晨她和他激烈地交合。弄得全身都是花香。

偶尔会有被忽略的花刺触入她的肉体，可是她喜欢那样的疼痛，那些疼痛让她知道自己还清醒着。清醒地爱着面前的这个男人一样的男孩。

有时她也恐惧他是不是突然就会消失，像三年前他突兀地从网络上来到她的身边一样，她想网络也会突然地就带走了他。他就像三年前那个模样，穿着校服，破旧的球鞋，背帆布书包滑稽得像个菠萝面包一样，跑到她面前跟她说我就是面包。

她红色的嘴唇微微地弯了一下，始终黑色的衣裙令她看起来很安定，黑夜一样的安定，除了思维和灵魂。还有想象力。

她是黑天鹅。而他管她叫黛。



黛眉如花。

他没有看见过眉毛漂亮成这样的女孩子。她穿着好看的工整的像打印出来的 A4 纸一样的套装，那时她还在一家比较稳定的企业里做着白领。薪水足够她每天有最新鲜的面包食用。

每个月的电话费和网费对她而言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他那时为了应付高考，把人弄得疲惫不堪，一时在 BBS 和文学网站里消失了一段时间。IRC 也不常来了，她就很安静地一个人写，贴各种帖子，继续灌水。然后渐渐地就感觉到了自己的寂寞，不可名状的寂寞，她的帖子每天都跟随着各种各样的回复，可是依旧孤独。

像一个失去了共鸣的人。所有的文字都在孤独的死亡中，她开始在想念他。

黑天鹅：我发现我们有很多一样的地方

面包：哦

黑天鹅：对于感情有时我们的表现都不热烈

黑天鹅：高兴了可以当对方是宝贝

黑天鹅：不开心可以莫名其妙消失

黑天鹅：无关爱和不爱

面包：呵呵

黑天鹅：是不是？

面包：嗯

面包：有道理

面包：呵呵

黑天鹅：有时候我冷落你，未必代表我不爱你了

黑天鹅：相反我非常在乎你

黑天鹅：可是我是个浪漫的人，习惯了漂泊



黑天鹅：可是心总是在一个地方

面包：我们比较漂泊，比较随性

面包：我理解你，因为我也是这样的

黑天鹅：我不希望你和我在一起不开心

面包：嗯

黑天鹅：我和你在一起

黑天鹅：只是觉得在你身上我能找到一种梦想

黑天鹅：想和你在3年里一起完成心愿

黑天鹅：关于文学也关于浪漫也关于创作欲望

面包：嗯

黑天鹅：从来没有想过要有什么结果的

黑天鹅：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就像剧本

黑天鹅：呵呵

面包：嗯，是呀

黑天鹅：戏剧化

面包：疯狂

黑天鹅：激情

面包：浪漫

黑天鹅：颓废

面包：痛苦

黑天鹅：创作

黑天鹅：故事结束那天就是我们的缘分结束那天

面包：不结束就继续拍续集

黑天鹅：呵呵

面包：好了，我该继续写了，下线了。你慢慢聊哦。88。

在一个好像要把一生的爱都耗尽的夜晚，他突然对着她的





耳朵说：要是你明天不上班多好啊，不用去了，我们在这里写字，写一切的想象，做一切的爱，准备迎接每一天都会到来的死神。

99%的人都最后死在床上的。我们也会一样。她黯淡地说。床是最深情也是最绝望的地方，包容一切的来去，包容一切的暧昧，像一张人生。

在文字里死，在做爱中死。都好。

只要能和你死在一起。

一个月后她就把自己变做了只认识键盘的无业游民。当年他混进了一家知名艺术院校。修读导演。同时他们搬到了一起。

只有在激情的创作过程中，他们才会全然忘记对方的存在，思绪和思维开始离散，和语言一起升华和沦落。他们就将各自被遗忘的日子，称为非常假期。管在一起的日子叫做电视连续剧，其他都是插播广告。现在的广告都很美，充满想象力和创意。值得享受。

她叫面包，他应了一声。

现在是电视连续剧时间。

他抹了把汗，他很容易就出汗，然后将唱针移到胶木唱片上。

那是很老的民歌，男声特别醇厚女声特别清婉，像黄莺一样的。

现在没有人用那样的形容词了——黄莺一样的歌喉。

先听A面吧。他低调的声音。



Track - 1

有时候我会敏感到他手里的键盘正变得冷而硬，而我知道这个时候是不能打扰他的，因为这段时间里他已经把我从他的大脑内存里清空掉了，或者作为 bak 文件设置成“隐藏”。枯萎中的才思会让他变得如兽，血里的狂野欲觅去处。在他身下我除了无力的抗争外，就是看着他的眼睛里的黑水银，在最后的排山倒海中快活地渐渐复苏着一切的语言，春回大地般的。

我最后被摔落到地板上，像一件被用过的弃物，听见疼痛的声音。伴随着他急促的敲击键盘声音。

于是在黑暗中，我看着空前光明的屏幕，笑了出来。

我坐过的地方全是血。今天是来例假的第二天。

Track - 2

面包：你还在线上？

黑天鹅：是啊，我在玩。

面包：吃过了吗？

黑天鹅：刚刚泡了碗面吃，你要吗？

面包：嗯，不要，我自己会动手。

黑天鹅：那你可以下去继续写了，不然开学的日子快到了，不能这么自由地写了。

面包：我上来看看你呀，老婆，我不可以放松放松？



黑天鹅：可以可以，宝贝儿。

面包：呵呵。

我其实就在他的边上，隔着一张老而破，破而旧的屏风。可是我们都不说话，整个才10平方米大的小屋里唯一能听见的各种各样来自电脑里的各种声音，还有就是我们敲击键盘的声音。

就是这样的相爱。就是这样的冷落。

电视连续剧时间，我是他的黛眉如花；广告时间，我是他的黑天鹅。

每个月可怜的那点稿费除了买烟酒方便面外，就是支付我们日渐庞大的电话费和网费。

我们已经沦落到如此近距离的沟通也要依赖网络。

如此下去，我们便容易日渐在生活中淡忘生活的本色，蜕化生活的本质。

有时候孤单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忍不住地想自己是不是还在潜意识地追求某一种生活状态和某一个未知的影子。在他的身边我已经在渐渐失去某种生活状态。

我热烈而痛楚地爱着面包，享受他带给我的一切激情一切戏剧化的惊喜，和一切的孤独一切的空洞。自从初恋后，他就拒绝学习哄人，而我也冥顽不驯地在他每次说“老婆我看你不睬我就走了……”的时候，轻描淡写地说：走吧走吧，就此再见。然后在电脑终端那头泪流满面地看着他叫：啊——老婆我是想走可是你不要轰我啊我是想你说点挽留的话不然我会很难过的呀。

那个背着帆布书包用老式铁皮铅笔盒的小圆面包，像我们第一次走下网络来见面的那一天的模样，是我记忆里最明亮的



一点。如果我后来再能想起他来的时候，或者能梦见他的时候，他必定就是这个模样。

有的时候故作不在乎和故意地表现可笑的洒脱的时候，谁人能知这背后深深的无奈和酸楚。电影是个误导人的魔鬼。夸大一切的美好和浪漫，然后给你一种来自生活的致命打击。

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床上，呆呆看着屏风后面包废寝忘食疯狂创作的侧影的时候，我会在烟雾袅袅中，想起一张只是我凭空臆想的脸。

关于我已经丧失的生活方式。

——真实生活。

Track - 3

巫婆：还记得办公室里那些一点都不罗曼蒂克的笑话吗？

黑天鹅：关于老板和秘书的荤笑话是不是？

巫婆：也不都是，呵呵。

巫婆：那些笑话是给这城市里工作压力太重的人的，他们已经轻易不会笑了。

黑天鹅：呵呵，压力，是啊，我们不能没有压力。

巫婆：可是我们不能有压抑。呵呵。

巫婆：我们欢迎压力，可是拒绝压抑。

黑天鹅：呵呵，像我的文字，可是我已经丧失一切的生活。

巫婆：生活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带你去哈根达斯去巴黎春天消费？比如说我们半夜时分手拉手去吃街头馄饨摊？

黑天鹅：那不是生活，那是电影和电视连续剧。

黑天鹅：唉。

巫婆：叹了口气了？为什么呢？





黑天鹅：不知道，好像突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孤独感。

黑天鹅：以前每次看电影的时候，在散幕的时候总是会突然涌上来的感觉。

巫婆：是灵感没了吗？还是突然感觉需要强烈的安全感？

黑天鹅：都不是，也许我只是需要睡眠，天亮的时候说不定可以在枕头旁看到一包廉价的或者免费的玫瑰花瓣。

巫婆：浪漫而痛苦如花刺的生活，呵呵。

巫婆：也许你需要的并不是睡眠，你需要的是走出家门，比如去找一份工作，或者和我一起喝杯咖啡。

黑天鹅：……

巫婆：我不会勉强你做任何你不愿意做的事，呵呵，定夺在你自己。

黑天鹅：我们有必要见面吗？

巫婆：无关必要还是不必要，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对你的诱惑。

巫婆：别告诉我你一点都不想见我。

黑天鹅：是的，你在诱惑我……可是我不要见你。

Track - 4

有一段时间我天天连续梦见同一个男人，他的手总是温柔地覆盖在我的上面，温暖的呼吸扑面而来。安静而忧郁地看着我。

而我们的相遇总是在一家陌生的咖啡馆里，梦里醒来我总是想不起这家咖啡馆坐落在哪里，至于现实里究竟真的是否有这样的地方，我都表示着疑问。

可是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竟然清醒地面对着梦里的那个男人，像面对我无所适从的爱情，不再那么苍白。我的爱情



注定是极端的，也只有那样我才承认那是爱情。

有时我在想那是不是巫婆，他在我的想象里的模样应该和梦里的那个如出一辙。他在网上告诉我他是个 28 岁的男人，有着一份很体面的职业，在非常传统的家庭里长大，偶尔有点叛逆，但多数的时间是墨守成规着。用词用字非常体贴而稳妥。非常安全的一种感情。

梦境里的咖啡馆里，我们坐的台上，总是有一支完整的玫瑰，是的，完整的玫瑰，不是一包玫瑰花瓣。面包也曾经许诺给我一打的红玫瑰，在最初的恋爱时候，后来在一家小酒吧里，他提出改送一支，然后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苦和贫穷。我灌了一瓶卡罗娜后，在后面的厕所里流了泪。我就是那种愚蠢到相信得到一支玫瑰就是得到爱情的女人。而面包则在电话里沉默地听完我的抱怨后，漫不经心地嘿嘿了一声，然后说我要睡觉了，黛你乖，别吵。

面包的语调也是这样的漫不经心。

巫婆问我，你需要钱吗？我看你天天泡在这里，却没有固定的职业，我看到你的作品到处发表，在各种 BBS 和文学网站里，偶尔也出现在某家刊物上，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生活的。和面包这样的男人在一起，难道你不知道你需要付出代价吗？

我说因为付出代价，所以这爱情便变得如此痛不欲生，好像永远不会变成完整的玫瑰的花瓣，已经凋落，却还是那样美。

于是我坚决拒绝巫婆的好心接济，就靠自己平时厚着脸皮在各家报社杂志社里死乞白赖来的稿费过挥霍的日子。面包说那才是电影一样的生活。

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很多钱，我一定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